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大八義 第六回 群雄敗走獨龍口 魯清設計捉賊人

話說丁銀龍，因為自己誇下了海口，不想事未成，反受羞辱。自覺得無面目去見群雄，這才在林中要自刎人頭。將刀一橫，正要自刎，忽然後面來了一人，將他手腕子接住，左手用胳膊一搭他的肩頭，便將刀給搶過來啦，說：「兄長，你有甚麼為難之事，可與小弟說一聲。為何抱刀自殺？」丁銀龍忙回頭一看，原來是閃電腿劉榮。忙說道：「賢弟你從那裡來？」劉榮說：「我給趙庭下轉牌，剛回來。」丁銀龍說：「是啦。」遂將普蓮盜鎧之事，以及與何凱上山普蓮要鎧，他不給等等的情形，細說了一遍。「那山寨之上有走線輪弦，無與絕倫，真有一人抱守，萬軍難入之險。」劉榮說：「這可不足為奇。」丁銀龍說：「賢弟，哪個為奇？」劉榮說：「兄長您想一想，此人與您八拜結交，神前結拜，與我是過命之交。」丁銀龍：「是那一家呢。我當時想他不起，你說了出來吧。」劉榮說：「此人乃是大六門第四門的，住夏江秀水縣，南門外，姓石雙名錦龍，別號人稱聖手飛行。二爺陸地無雙石錦鳳，三爺萬戰無敵石錦彩，四爺銀頭皓叟石錦華。長房屋中兩位公子，大公子開地金熊石芳，二公子穿山熊石祿。大公子不是橫練，石祿是橫練三本經書法，先練發毛經，二練冠水經，三練達摩老祖易筋經。內練一口氣，外長筋骨皮，週身善避刀槍。我替你去趟夏江石家鎮，約請石祿，那怕山上走線輪弦。」丁銀龍一聽，心中大喜，這才帶領劉榮，出了鬆林，直奔何家口。到了吉祥店門前，忽聽店內，一陣喧嘩。劉榮上前打門，裡面有人問道：「外面是甚麼人。」劉榮說：「我是劉榮。」店裡伙計忙將門開開，丁劉二人遂走進來，伙計一見連忙喊道：「打鬼，打鬼。」劉榮聽了大怒，說：「伙計，你這是由何說起，怎見得我二人是鬼呢？」伙計忙暗笑：「劉爺，我沒說您，投了丁老達官啦。」丁銀龍說：「你為何說我呢？」伙計道：「你到了後面，便知分曉。」二人一聽，急忙向裡走來。那伙計自行關上店門。劉榮跟隨丁銀龍，夠奔北上房。此時屋內何玉抱怨何凱，說：「何凱，你為何一個人走了回來？」何凱便將在山中經過說了一遍。何玉說：「你為甚麼獨自回來呢？」何凱說：「我二人一同回來，走在半道上，丁大哥說是從咱們這裡往西，有侯家寨神手大聖侯鳳，會擺走線輪弦，他上那裡去請侯鳳去啦。」何玉說：「你這個人，好不明白。大哥不是請人去了，他是因為在店中把話說滿啦，當時回不過脖子來，不好來見李翠、雲龍、宋錦、趙庭。你們趕緊出外去找，也許抱刀自殺，也許拴套吊死，也許投河覓井，趕緊出去找去吧。」眾人聽見此理很是，正要往外行走，可巧外面有人叫門。叫伙計出去開門，所以那伙計見了丁銀龍他喊打鬼。丁銀龍問清楚，二人往裡走，來到屋中，與眾人相見。劉榮上前與宋大趙二道喜。宋錦說：「劉大哥您不喜嗎？」劉榮說：「總算江湖之中讓你們哥八個，能夠露臉。」宋錦說：「要沒有您下轉牌，天下的眾英雄也是來不了哇。」說話之間，便與李翠雲龍二人，引見了，對施禮畢，何玉又把打虎灘之事，向劉榮說了一遍。劉榮說：「那我得走一趟。」何玉說：「你上那裡去呀。」劉榮說：「我上趟夏江秀水縣南門外石家鎮，約請石祿去。」何玉說：「你約請石祿，他是渾小子。」劉榮說：「您別看人渾，能為出眾，藝業超群，掌中一對短把追風鎗，週身善避刀槍，那怕山上走線輪弦。」劉榮忙問：「他們小哥四個呢。」何玉說：「他們上正北送鏢去啦。」劉榮道：「那麼他們得幾天回來呢？」何玉道：「再有個五六天，也就回來了。」劉榮道：「他們小哥們要回來，可千萬別聽孩子們的話。那何斌性如烈火，謝亮脾氣左劣，謝賓性質粗暴，石後章辦事粗魯。這小哥四個是被您給慣起來的，在山東省成了名，就有點眼空四海，目中無人，藝高人膽大。他們要回來，可千萬別叫他們知道。」

卻說閃電腿劉榮辭別眾位英雄，夠奔秀水縣而來。一路上無非曉行夜宿，不必細表。這一天，劉榮來到秀水縣南門外，只見群峰環抱之中有一座村寨。走到近前一看，有兵器架子，長槍短刀，在上插著。西牆立著三塊磨盤，一條門閘，看過之後，他方往裡邊走。有一個上了年歲的莊丁，上前問道：「這位達官，您是穿莊經過，還是到莊內找人？」劉榮說：「老莊戶，不瞞你說，我是到莊內找人。」那莊兵又問道：「但不知您找那一家呢。」劉榮忙說：「貴莊是石家鎮嗎？」莊兵道：「不錯，正是石家鎮。」劉榮說道：「我說的這位，大大的有名。」那莊兵道：「請您說出名姓，做甚事業方成。因為我們這裡滿全姓石。」劉榮說：「我找的是聖手飛行石錦龍，號叫振甫。」莊兵道：「那麼您貴姓？」劉榮說：「我姓劉名榮，別號人稱閃電腿。」莊兵道：「您請在這邊稍坐一坐，等我到裡邊給您看一看去。劉達官您家住那裡，您是那一門？」劉榮說：「我住家山東東昌府，北門外劉寨堡，左□二門的第四門。你問這麼清楚，作甚麼呀？」莊丁道：「這是我家庄主所留下的莊規，這六□四門人，就見六□一門的人，那下三門的人不見。上五門、大六門、點穴三門、左□二門、右□二門、散□四門、外六大門，這路的人滿見。惟獨是那下三門不見，不但見，反叫莊兵，送出莊外。」劉榮心中一想說道：「我那兄長把家中之事，重整銅牆鐵壁一般。」遂說：「那麼你快去，到裡邊看一看去呢。」莊兵說：「是吧，您先在此落坐，待我給您看一看去。」說著他來到西房，進到屋中，上了北裡間書格子上，將大賬拿了下來，翻開賬簿一見，上面只寫著門戶，沒有住腳。左□二門，第四門，劉榮可見。莊兵趕緊將大賬合上，又放在那明間桌子之上，來到了外面，抱拳拱手，說道：「劉達官，您看在我家老寨主面上，多多原諒，您隨我來。」莊兵在頭前引路，劉榮在後面相隨。他細看這街道，很是寬大。在西邊有八條衢衢，在路東裡也是有八條衢衢，可是不對著，全是陰陽扣咬住。遂問道：

「莊戶，這個衢衢，也有說篇嗎？」莊兵說：「這是八卦，路西裡乾坎艮震，巽離坤兌，路東裡是休生傷杜景死驚開。」二人說話之中，已然到了□字街。莊兵站住，說道：「達官，我不往前送您啦。您由此往西，路北頭一條衢衢過去。路南裡有個八字的大影壁，路北有廣亮大門，一邊有八棵垂楊柳，前頭一邊有三棵門槐，門前有晃棚吊槽，那就是我家莊主的住宅。」劉榮說：「莊兵你別走，我且問你，」他見東南角上有二丈八高的一個磚台，一丈六見方，上面座北向南有一間房，這間房上面，四面有窗戶。劉榮問道：「莊戶，這是乾甚麼的？」那莊兵說道：「這是聚將鐘，頭道鐘響，四門緊閉。二道鐘響，哥三個的必須出來哥倆。三道鐘響，哥倆個出來哥一個，來到四大莊門各抱弩箭匣。一匣竹弩是一百單八雙，此匣長一尺四寸，八寸寬窄高矮八寸，匣裡頭有鴨子嘴，上面有蓋，一摳就開。後頭有個牛角拐子，裡面有崩簧。巧手將王三把所造。一道莊牆，是二百個弩匣。大家在四道莊牆上一站，每一家若有不明之時，以梆子為齊。大家人等是一擁而至，那打弩箭匣與護庇莊牆者無干。我家莊主將此石家鎮，重整的太嚴密啦。可是在石家莊裡住的，不敢欺壓別人。有犯莊規之人。將他送到透水縣。」莊兵說：「您去吧，我就不往西再送您啦。」

劉榮點頭答應，自己往西而行。將衣鈕釦好，週身土揮了揮，朋友門前如王府，劉榮來到門前，上前打門，裡邊有人問：「誰呀？」劉榮說：「是我。」裡面又問：「找誰呀？」劉榮道：「貴宅可是石宅嗎？」裡面說：「不錯是石宅。」劉榮又問：「你是石宅的管家嗎？」裡邊說：「不錯，我是石宅的管家。」劉榮說：「你先把門開開。」管家說：「我家莊主不在家。老莊主有話，您通報名姓，我再叫您進來。」劉榮說：「我姓劉，名叫劉榮。」管家說：「是啦吧，您先在外候等片刻，待我與您看看去。」說完他往裡面去，到了門內打開來篇瞧一瞧，必須跟四大莊主有交情，神前結拜的才見啦。管家一看，賬上有他名字，這才來到外邊，將門開了。劉榮一看這個老家人，身高八尺開外，胸前厚背寬，面如重棗，滲白抹子眉，鬚髮皆白，臉上皺紋堆壘，鼻直口方，大耳相襯，青布頭巾，青布大氅，鸞帶煞腰，藍布底衣，白襪青鞋，年長也就在六旬開外。那老家人一看劉榮，身高七尺，細條條的身材，面皮微黃，粗眉闊目，準頭端正，四字海口，三絡黑鬚，臉很長，大耳相襯，頭戴月白布的頭巾，藍綢子帶勒帽口，鬚邊斜打茨菇葉，頂門一朵紅絨球，突突亂顫。老家人說道：「劉達官，您看在我家主人面上，您多多的原諒。我家主母有話，跟我主人神前結拜的，才見啦。」當時將劉榮讓到書房，落了座。老家人獻上茶來，家人說：「您在此稍坐，我出去把大門上門去。」說著出去將門關好，二番回來在下垂首相陪。劉榮道：「管家，你給我往裡回稟。」老人家說：「您少等一會兒。」劉榮說：「我被賓朋所請，前來請人來啦。現下我心中急躁。我來到了石家鎮，就如同來到我家一樣，我與石錦龍神前結拜。他的夫人，我要叫嫂子都有點透著遠。我也與他娘家哥哥馬得元神前結拜，他要住娘家之時，我要去見了，管她叫姐姐。若在此地，我管她叫嫂嫂。你不用與我回稟啦，我自己有腿。」嚇得家人呆呆的發怔，趕緊將劉榮攔住，說：「您先且慢，容奴才回稟。」劉榮問

道：「內宅是有甚麼事嗎。」老人家說：「有點事。」劉榮說：「你何不說出。」家人說：「您今天來的不巧，我家公子爺惹了一點事，正趕上我家主母責罰他啦。我們二公子爺，是個渾人，他性情最傲，也是我家主人跟主母慣的，他管誰都叫二個。在前一個多月，我家公子爺騎馬來著。這匹馬在丁花門外崔家莊，把崔老員外的一個小孩給撞啦。崔員外來到我的莊院。我家主母給斷的養力，銀錢花了不少。我家老主母一有氣，把他給鎖到一間單間裡啦，天天給吃給喝，拉撒睡，全在那屋裡頭。這是昨天，女僕與他送飯去啦，僕人一看他在炕上睡著啦。女僕將窗戶給他打開，又把他給叫了起來，那時他在炕上給女僕叩了一個頭，說：『二個，你去對我老娘去說，我不叫他老人家生氣啦。這間屋子裡氣味太大。再在這裡，我可就要睡啦。』女僕這才趕緊回稟我家主母。僕人來到裡面，說：『主母，您快把二公子爺放開吧。他面帶憂愁，那屋中屎尿太多，味氣難聞。二公子爺在炕上給我磕了一個頭，叫我跟您提一提。您不是就這麼兩位嗎？』我主母一聽，心中暗想：他知道有味，也許他心裡明白啦。這才取出鑰匙，這才把他放了出來。老主母看見他面帶憂愁，心中也是難受。那二公子爺到了上房，給我主母跪下，說出改過後悔之話，我家主母才饒他。不想昨天他又跑到門外去玩，有一輛綢緞車經過，當時被莊兵鼓惑，他把人家車給劫啦，又把人家車上牲口一掌給打死啦。人家趕車跟客人來到我們宅內。我家主母照樣賠了人家一匹牲口，另外給人家三千銀子。人家走後，今天所以才責罰他。劉榮說：「你家二公子石祿，有能為沒有？」家人說：「他學會一百二十□八路萬勝神刀，百家之祖，短把追風荷葉鏢，一招拆八手。橫練三本經書法，外加原臂功、蛤蟆氣、崩功、提功、弔功，外加紫砂掌、打豆腐、砸銅錢。鐵砂掌擊石如粉寒暑不侵。」

劉榮說：「那麼你給我往裡回稟吧。」老人家往外走去，來到了屏風間，那間的上垂首，有一個椰子，一打椰子。從裡面出來一個女僕。劉榮借著紗窗外一看那個女僕，年過花甲。那女僕問道：「外管家，有甚麼事呀？」男僕人說：「你往裡回稟主母，說有劉榮求見。」那婦僕自是進到裡面，向主母一回。此時馬氏正責罰石，馬氏一聽劉榮到，才將家法交與僕人，在此看守石祿。向石祿說道：「你若違背他，就如同違背老身。外邊劉叔父來啦，他一來准有事。那是無事不來之人。」馬氏這才跟隨女僕出來，說道：「你快將屏門大開，我好迎接那劉賢弟。」女僕人前將屏門大開，向那男僕說道：「外管家你去說，咱們主母請劉達官。」那男僕來到外邊說道：「劉達官，我家主母有請。」劉榮一聽連忙起身往外，來到了屏風門。劉榮往裡一看，那馬氏正向外行走，他便緊走幾步，雙膝拜倒，口中說：「嫂嫂在上，小弟劉榮與您叩頭。」馬氏頓首一拜，說：「叔父劉榮，快快請起。」叔嫂二人這才進了上房。女僕上前高挑簾籠，來到了裡面，分賓主落坐。劉榮說：「嫂嫂您老人家上座。」劉榮在下垂首一站。馬氏道：「兄弟你落坐講話。」劉榮說：「嫂嫂，小弟不敢。」馬氏說：「我拿你就當我娘家親兄弟看待，只因你與我娘家哥哥神前結拜，又與我夫石錦龍磕頭的把兄弟，作甚麼說話這樣的客氣呢？再說我還跟你哥哥打聽你來著，不知你為甚麼，老不上我們這裡來啦。」劉榮道：「嫂嫂不知，我那鏢行之中。事情太忙。」馬氏說：「那一陣香風將兄弟你刮到了我家？」劉榮說：「嫂嫂我到您莊內，特來約請能手來啦。」馬氏說：「你三位兄長未曾在家，我還要跟你打聽打聽他弟兄三人，現在在那裡安身。」劉榮說道：「嫂嫂我那大仁兄在武江口地面，拜訪賓朋。我那二位兄長在正北。我三哥現在鄱陽。」劉榮又說道：「他弟兄三人，沒往家來信嗎？」馬氏道：「你二哥三哥倒是斷往家中來信。」劉榮說：「那麼信上沒寫明地名嗎？」馬氏說：「不能寫地點，你三位兄長辦的甚麼事，兄弟你還不知道嗎？」劉榮說：「我倒略知一二。」馬氏說：「因此不寫地名。」劉榮說：「我大哥可以時常往家中來信嗎？」馬氏道：「你大哥是喬裝改扮，是常來常往。」劉榮道：「哦，那可好。」馬氏道：「你大哥將莊權交給了你四哥代理。」劉榮說：「那麼莊裡之事，我四哥能辦，那麼莊外之事情呢？」馬氏道：「樹牆之內磚牆之外，是你大姪兒石芳執掌一切，代管護莊壕內的大小船支。」劉榮說：「我二姪男啦？」馬氏說：「今天兄弟你來的很巧，我正在家中，請家法責罰於他。」劉榮說：「我既然趕上，請您給小弟一個全臉。您就不必生氣啦，別打他啦，可以將他帶到前面。」馬氏道：「你這個二姪男，叫你哥哥給慣的傲性太大。他跟莊兵一塊兒去玩耍，那莊兵不說好話。」劉榮說：「他們還能說甚麼外言外語嗎。我拿您當我親姐姐一般看待，他們說了外言外語，還有甚麼令人怪罪的地方嗎？」馬氏說：「他未曾說話，小字不離口。」劉榮說：「那麼他與嫂嫂可以怎麼說話呢？」馬氏道：「諒是見了我夫妻二人，沒有外暴，他倒很恭敬我們。」劉榮心中所思，此孩是大孝格天。遂說：「嫂嫂，他只要尊重您老夫妻二人，那就不怕。他在外作了甚麼事，也不要緊。」馬氏道：「此孩太已的拙笨，說話粗暴，可以不必提他了。那麼兄弟你來到我這裡有甚麼事呢？我看你面上氣色透慌，不知有何事。」劉榮趕緊站起，上前跪倒，口中說：「嫂嫂啊，受小弟一拜。」馬氏道：「兄弟你太已的客氣，你我還有甚麼可說的嗎，快快請起。」劉榮說：「嫂嫂您賞與小弟全臉，我被賓朋所派。」馬氏說：「你被何人所派，請道其詳。」劉榮道：「是我這裡的大哥拜兄，此人姓丁雙名銀龍。那丁銀龍與小弟在何家口，將話說大了。」說話之間，伸手取出王諭及盜寶的簡帖，往桌上一放。馬氏道：「你將公事拿出，嫂嫂我也不認字呀。有甚麼話，你可以講在當面。」劉榮便將李翠雲龍怎麼傳府當差，府中丟寶，以及奉王諭出來搜找之事，根根切切說了一遍。馬氏道：「如今你三個哥哥未曾在家，你還要請誰呀？你四哥與你大姪男，各有職務。那石祿是渾拙猛怔，還有甚麼用嗎？」劉榮說：「小弟此事，是特請石祿來啦。皆因盜寶之人，我們業已訪出，是屯龍口打虎灘的，為首的金花太歲普蓮。皆因他山內，有消息埋伏，我大家不能趁虛而入。石祿是橫練，週身刀槍不入。若將大寨攻開，拿住盜寶之人，我再將石祿送回。」馬氏道：「你將他送回，倘若要有個一差二錯的呢？」劉榮道：「別說沒錯，倘若有錯，小弟我能拿人頭來見嫂嫂。」

叔嫂在此講話，就聽外面唏哩嘩啦，有鎖練聲音。簾籠一起，從外面進來一個猛漢。劉榮一看，此人身高丈二開外，披頭散髮，胸前厚，膀背寬，粗脖梗，大腦袋，虎背熊腰。往臉上一看，面如紫玉，兩道掃帚眉斜入天蒼，眼似銅鈴。怒目眶外，黑眼珠如刷漆，白眼珠白如粉綻，皂白分明，塌鼻梁，大鼻翅，翻鼻孔。一把鼻鬚出於孔外。火盆口，唇不包齒，七顛八倒，四個大虎牙往外一支。大耳相襯，押耳毫毛倒豎抓筆一般。脖項之上，有一掛鐵練，還鑲著孔，在胸前搭拉半截鐵練，有核桃粗細。上身穿紫緞色綁身靠襖，青緞色護領，鹿筋繩□字般，青底衣，一巴掌寬皮挺帶繫腰，薄底靴子，粗胳膊大手。劉榮一見，准知道是石祿，這是看父敬子，遂問道：「嫂嫂這是何人？」馬氏說：「他就是你二姪男石祿，你兄長的次子。」劉榮道：「真是父是英雄兒好漢，父強子不弱呀。」忙說：「嫂嫂您先給我們爺倆個致引致引呀。」馬氏道：「叔父劉榮不必致引了。這小子說話太不通情理，可以不必見了。」劉榮道：「我拿他就當我親姪男一般看待，他有甚麼錯言錯語的，我不能怪罪於他，他是個渾人。」馬氏道：「兄弟你一定要叫我與你致引。」遂站起來說道：「你先受嫂嫂一拜。」劉榮說：「嫂嫂您拜者何來？」馬氏說：「你看在我們夫妻的份上，多多原諒於他。」拜罷，這才回頭叫道：「玉籃，上前與你劉叔父叩頭。」石祿跪倒行禮，劉榮用手相攙。說：「孩兒免禮半身。」石祿說：「你乾甚麼來啦？小子。」劉榮這麼一聽，喜出往外，又聽他問道：「你姓甚麼呀？小子。」劉榮說：「我姓劉。」石祿說：「我就管你叫劉子。」劉榮說：「好嗎，我姓劉，你就管我叫劉子，我名叫劉榮。」石祿說：「那麼我就管你叫榮兒得啦。」遂說：「榮兒，你上這裡乾甚麼來啦？」劉榮說：「我來請你來啦。」石祿說：「請我乾甚麼呀。」馬氏從旁答言，說：「叔父，你必須如此如此的對他說，他可以明白。換個別人，他是不懂。再者說他就跟我夫妻有來回話兒，錯過了這樣，他不明白。」劉榮聽了這才說：「玉籃，我來請你來啦。」石祿說：「請我乾甚麼呀。」劉榮說：「請你攻取屯龍口打虎灘，拿金花太歲普蓮。」石祿說：「這個屁股簾解下來我結，我叫我老娘給做，他老人家老不給做。拿著太歲解下那個來，可是我的。」劉榮說：「是你的，哪個也不敢跟你要。」石祿說：「咱爸爸說過，誰要是跟我要，誰得讓我打他三個嘴巴，踢我一個跟頭，推我一個手按地。」劉榮說：「這是誰說的？」石祿說：「這是咱爸爸說的。」劉榮說：「這是你爹說的。」石祿說：「不是。」劉榮說：「那麼是你爸爸說的。」石祿說：「不是。」此時馬氏站起說道：「叔父劉榮，你得海涵於他，必須跟他這樣說，說我爹說的。」劉榮一聽，心說好哇，這成了墳地改菜園子，全得拉平啦。遂說：「你有能為嗎？」我有能奈，都是爸爸傳的。」劉榮說：「唯爸爸都傳你甚麼能奈？」石祿說：「唯傳的能奈，比咱爸爸能奈還大呢。嘿，榮兒你有拉子嗎？」劉榮說：「嫂嫂，甚麼叫拉子呀。」馬氏說：「他給物件起名的地方太多了，人他還沒給改名呢。他管刀就叫拉子。」劉榮說：「我有拉子。」石祿說：「你把拉子給我看一看。」劉榮說：「拉子要拉了你的手呢。」石祿說：「拉不著，爸爸跟咱娘，挨的結實。」遂說：「你給我啦，小子。」

劉榮這才一分大衣，將刀摘下，遞與石祿。石祿說：「你怎麼不將褲子脫了下來？」劉榮心眼快，說：「我不脫褲子，你脫褲子吧。」石祿趕緊推篋亮刀，又說道：「這個拉子的褲子是我的。」說完了將刀鞘遞了進來，說道：「這褲子你拿著。」石祿一看這口刀，說：「這個拉子，我可愛。」原來這口刀是粗把大護盤，長刀苗子。這刀面，背後一指，刃薄一絲，金背砍山刀體沉。遂說：「榮兒，你結實嗎？」劉榮說：「我結實。」石祿說：「你結實。」劉榮說：「我結實呀。」石祿往前一搶步，左手一晃，右手條的就是一刀。劉榮躲得快，一長身就西邊去啦。耳輪中只聽嗒一聲響，那椅子背就劈啦。劉榮嚇得顏色更變，馬氏大驚。馬氏忙叫道：「玉籃，劉榮槽極啦。」石祿說：「榮呀，你結實不結實？」馬氏說：「叔父問您，您快說：我糟我糟，一拉就流水。」劉榮只可照著樣說了一遍。石祿說：「原來一拉就流水呀，那你還是不結實呀，那麼你告訴我結實，你虎我的。」說完將刀掄開，從頭頂一直剝到腳面上。刀交左手，又剝右邊，砍個來回，全身衣服滿碎。石祿說：「你這個拉子餓啦，你不給他吃的，他把我的衣裳全吃啦。你得陪我，你要不陪我，叫拉子咬你。」馬氏道：「玉籃不許這樣，老身我陪你一身衣服。」連忙叫女僕到後面拿身衣裳來。那女僕來到後面開箱子取出一包衣服來，來到外邊。馬氏伸手接了過來。那女僕便將桌上陳設挪開。馬氏把衣服放好，說道：「叔父劉榮，你來看一看他的衣服。」一件一件打開叫劉榮看。馬氏說道：「這是你兄長慣的。此孩性情太傲，嚴關渡口，官管成城，大小的鎮甸，俱都有雜貨鋪，帶賣衣服。石祿是差色的衣服不穿。」劉榮是緊記在心。馬氏將包袱包好，交與了僕人，拿到了外面。又叫石祿去到沐浴堂，沐浴完畢，好更換衣服。女僕接過包袱，帶石祿前去沐浴。當時到了外邊，叫過二名男僕，說了一遍。那男僕將他帶去沐浴更衣不提。

且說馬氏與劉榮講話，說道：「兄弟你將我兒石祿帶去，須多少日子，才把他送回來啦。」劉榮說：「攻取屯龍口打虎灘，將山寨攻開把那普蓮拿獲，得回寶鏡，連賊帶鏡送到都京，面見王爺，得功受賞。那時小弟一定將石祿一同送了回來。」馬氏說：「石祿憨憨傻傻，給他個棒槌，就認針。你替我夫妻二人，在外邊多我教訓於他。」劉榮說：「嫂嫂他要不聽我的話呢。」馬氏說：「等他回來。我要當面囑咐於他。你兄長飄流在外，你先在我家中住個三天五日的。等你兄長回來，你再將他帶走。如今你私自把他帶走，我放心不下。石祿倘若有個一差二錯的，你兄長回來，那時我有何臉面，答對於他。」劉榮道：「我既然將他帶走，他若有差錯，我拿六陽魁首來見你。」叔嫂正在講話，那石祿從外面回來了，劉榮見了心中很喜。馬氏便命女僕到外面將你家四莊主爺，跟你大少爺找來。女僕答應，到了外面，對男僕一說。那男僕答應前去找去。到了店口見銀頭皓叟石錦華，說：「我家主母有請。」石錦華說：「我嫂嫂叫我有甚麼事。」僕人說：「有劉達官來到莊內。」石錦華說：「那一位姓劉的。」僕人說：「此人姓劉名榮。」石錦華這才隨著僕人回到家中，到了屏風門之外，梆子一響，女僕出來，說：「我家主母有請。」錦華到了裡面，進了北上房。劉榮一見石錦華到來。連忙搶行幾步，雙膝跪倒，口尊「四哥」。石錦華用手相攙說：「賢弟請起，你我弟兄有數載未見，一向可好？今天你到此有甚麼事嗎？」劉榮說：「我到此請人來啦。」石錦華說：「你來這裡請誰來啦？」劉榮說：「我請玉籃來啦。」石錦華連忙向馬氏說道：「嫂嫂您可以叫他玉籃領走，他與我兄長過命之交。」劉榮說道：「嫂嫂您先囑咐好了石祿，倘若中途上。他若不跟著我走呢，那時怎麼好哇。」馬氏說：「玉籃隨我來。」說著往外而去，那石祿便跟在後面。母子二人來到了外面，馬氏回頭叫道：「劉賢弟。」劉榮說：「是。」連忙走了出來，馬氏用手一指天說：「玉籃你看上邊。」石祿仰臉往上一看，說：「娘啊，上頭是穿藍袍的。」馬氏道：「你隨著你劉叔父，到了外面，要聽他的話，就如同聽我的話一樣。你如要不聽話，那穿藍袍與我報信，老身我就不等著你啦。你要違背劉榮，老身我在家中，是懸樑自盡。」石祿說：「娘啊，吃喝呢？」馬氏說：「我吃喝有你兄長。」石祿說：「把我兄長叫來。」馬氏說：「四弟，你把石芳找來。」石錦華答應，出去工夫不大，便將石芳找了來。石芳到了裡面，說：「二弟，你要跟劉叔父上何家口，要攻打那屯龍口打虎灘，到處要多多的留神。劉叔父囑咐你甚麼話，你要緊記在心。劉叔父說你甚麼話，你要不聽，可曉得咱爸爸與老娘可是狠打。」石祿說：「我不敢違拗。」馬氏道：「劉叔父，我二弟對於差色衣服不穿。」劉榮謹記在心。馬氏說：「玉籃呀，到後面把你的軍刀拿來。」石祿到了後面，將白布搭子取了出來，那裡面放著一對短把追風鏢。馬氏令其抽出雙鏢，將搭子交與石芳，到西裡間，拿了許多散碎金銀。劉榮說：「嫂嫂不用拿那麼些，走在路上體沉。」石錦華說：「嫂嫂，叫人給他們爺倆兩匹馬。」石祿說：「我不要馬，咱們家中的馬不好。」劉榮說：「嫂嫂可以不用備馬啦。走在中途路上，瞧見那匹馬好，我給他買那匹。石芳令石祿將雙鏢放在布搭子之內，外用包袱包好。劉榮伸手摸摸身上的玉論柬帖，又一看天時尚早。馬氏說：「玉籃啊，你快去告訴廚房給做飯。叫他們爺倆個吃完了飯再走。」石芳答應，告訴了廚房，少時酒飯齊備。石錦華陪著他們吃喝完畢，石祿說：「咱們走啊。」劉榮站起身形，說：「嫂嫂，小弟跟您告辭。」石錦華叔姪往外相送，眾人到了北門以外，劉榮抱拳拱手，說：「四哥您請回吧，送君千里終有一別。」石芳上前揪住石祿的手腕，說：「二弟呀，你要不聽劉叔父的話，咱爸爸可有氣。」石祿點頭應允，劉榮這才帶領石祿走的沒了影兒，這裡他叔姪方回到莊內。

如今且說劉榮帶領石祿，走在半路之上，不由長歎了一口氣。石祿問道：「榮兒呀，你做甚麼長歎口氣呀。」劉榮道：「你一步邁不了四尺，給你買馬你又不買。照這樣走法，幾時能到何家口哇。」石祿道：「那你不早說話。你要早說，我還會飛呢。」劉榮說：「你先飛一個我瞧瞧。」石祿說：「我飛，怕你追不上。」劉榮道：「只要你把我扔下，天天我肥酒大肉白黃瓜。可是我要把你扔下呢。」石祿說：「你把我扔下，你給甚麼我吃甚麼。」劉榮說：「你收拾收拾吧。」石祿連忙摘頭巾，脫大氅，一勒腰帶，將皮搭子往肩上一搭，施展絕藝夜行術，吃吃的向前跑去。劉榮一看他的工夫，果然真快，不由得吸了一口涼氣，心說：「想當初我兄長怎麼傳藝來著。這真是父傳子受，累碎三毛七孔心。自己便將大氅也脫下來，將刀摘下，隨在背後，拿絨繩一勒，全身用力，也向前追去，與石祿靠了肩啦。石祿一看，說：「來了嗎，小子。」劉榮說：「來了。」才一聽石祿帶著喘聲，遂說道：「石祿，你要把我拉下，我把閃電腿就丟啦。別說是你，就是左雲鵬，他都扔不下我，我實跟劍客比賽過。左雲鵬與我下過轉牌，慶賀我閃電腿。」說完他施展絕藝，往下走去。乃是野雞六子的跑法，他是跑著跑著往前一躡，足有一丈五六遠。當時便將石祿扔下啦。石祿定睛觀看，劉榮沒影兒啦，不由高聲喊道：「榮呀榮呀，沒有影兒啦。」劉榮聽見他在後面喊嚷，這才到了一個密鬆林中，把氣一沉。在此一站，氣不湧出，面不改色。少時石祿也來到，劉榮說道：「別喊哪，我在這裡等著你啦。」石祿這才來到鬆林，將皮搭子往地一扔，雙手掐著肚子在地上來回打滾。劉榮問道：「你是怎麼啦。」石祿說：「老肚咬我啦。」原來是他是涼氣吸在肚中，所以肚子疼。劉榮道：「咱們上前邊打店去吧。」石祿說：「我不走啦，要走你得背著我。」劉榮說：「你身高丈二，我才七尺多高，背的起來你嗎？」石祿說：「你不背著我，那你得扛著我。」劉榮說：「那麼背著抱著，不是一般大嗎。」石祿說：「那你得抗著我，反正我不走啦。」劉榮急的搓手磨掌，束手無策。工夫一大，石祿睡著啦。劉榮心中所思：他睡醒了一覺也許好啦。自己連忙從背後抽出刀來，挨著樹木一坐。一時心血來潮，他也睡著了。劉榮秉性最為警醒，忽聽草苗上一聲響，有件岔事驚人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